

人生在世，有点爱好还是不错的

他：痴迷画虎

勤学苦练20多年，画技“杠杠的”

□金际元 罗授莲 记者 马冰璐 文/图

合肥市蜀山区光明社区的六旬老人董方痴迷画虎，经过20多年勤学苦练，他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、虎虎生威，更令人称道的是他还擅长油画，画技“杠杠的”。

看书自学绘画、篆刻

63岁的董方喜欢绘画、篆刻，提起爱好，他说得追溯到1979年，“当时买了几本和绘画、篆刻相关的书籍，一边看，一边自学。”慢慢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和篆刻技巧。

他至今清晰记得自己用鹅卵石练习篆刻的往事，“那时候买不到印胚，我只好捡来鹅卵石，在鹅卵石上练习篆刻。”因为鹅卵石比较难刻，刻刀常常划破他的手。

“对于初学者而言，用印胚刻的话，只需要1个小时，但用鹅卵石的话大概需要2~3个小时。”董老说，虽然鹅卵石难刻，却使得他的篆刻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为了练习篆刻，他捡了很多鹅卵石，“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在石头上雕刻刻，还有人说是‘不务正业’。”

痴迷画虎，勤学苦练20多年

1987年10月，董老在一次画展上结识了画虎名家张悲鹭，随即拜师学习画虎。学习2年时间里，董老笔下的虎博得了张悲鹭的称赞。

如今，他坚持画虎20多年，没退休前，每天中午、晚上都要画画。2012年退休后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画虎上，“一天画四五个小时到七八个小时不等。”

经过20多年的勤学苦练，如今他的画作更加成熟了，不论是构图、虎的神态，还是用笔、用



墨都更加精进。

2010年，董老在合肥亚明艺术馆举行画展，展出了80多幅作品，“其中以虎作品为主。”

自学油画，画技“杠杠的”

除了痴迷画虎，董老还擅长油画，“油画是我自学的。”他说，2004年，他去欧洲出差，在法国罗浮宫，大师们的油画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2008年起，他开始自学油画，“一边看书学习，一边画。”

很快，第一幅油画作品《荷兰大风车》完成，“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个小时。”董老说，在自己的油画作品中，他最喜欢的是一幅名为《伴侣》的油画，这幅油画画的是两只黑天鹅在一起嬉戏，在他的笔下，两只黑天鹅不仅惟妙惟肖，还十分生动形象。

他：作诗练字

定期家庭会议不给迟到

□束靖 沈佳 阮仁英 吕子娟 记者 祁琳 文/图

合肥市瑶海区车站街道戴安桥社区辖区内有一位93岁的老兵刘长钧，虽已高龄，但写得一笔好字，作得一手好诗，经常召集子女定期开家庭会议，讨论“如何教育子女”、“社会上热点”等话题。有意思的是，刘老时间观念特别强，家庭成员要是迟到了，就不会让其参加。



身体里有一块藏了26年的弹片

刘老22岁加入了新四军，也就是这段参军经历，让他刻骨铭心，也让他承受很多痛苦。

1947年莱芜战役，刘老也参与其中，在那场战役中，刘老被子弹击中了两条腿，当时便倒地不起，用随身的小铁锹敲击石头，才引起战友的注意，幸而得救。

通过治疗，直到1952年，刘老才能直立行走，而在后来的20多年里，刘老一直身体不适，时常头晕，1973年，儿子在无意中摸到刘老腿部受伤处发硬，便用磁铁试了一下，没想到被吸住了，后经手术取出来一个约三厘米长的弹片。

优良家风，不忘督促后辈

刘老是巢县人，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，父亲在外当篾匠维持生计，自己则放牛混口饭吃，但是他没有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，经常去蹭课，还自己学习算盘。

虽然自己学习的机会不多，但是刘老对后辈的教育学习丝毫不松懈，他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除了女儿外，儿子全部当过兵，孙辈中三个男孩也当兵。现在刘老一人独居，不过每两个星期会召集家庭成员开家庭会议，“每次议题很多的呀，会不断重复要学会做人，做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公家的东西就算扔掉了也不能拿等等。”刘老女儿告诉记者。

“父亲时间观念特别强，开会绝对不能迟到，要是迟到了，他会关上门。”子女们表示，也正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，他们兄弟姐妹会将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。

即兴创作是老人强项

现在，刘老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，最主要的“任务”就是作诗和写字。刘老住处墙上都挂满了他的作品，刘老非常节俭，平时会用药品的说明书仔细粘好，在上面练字。“练字是每天必做功课，内容也是紧紧围绕着生活创作。”

说起创作，刘老可是即兴作诗的高手，灵感一来，一首诗很快就写好了，如这首《回想》：“人生似梦常萦绕，恩怨怨少不了。是非争论寻常事，争争吵吵又和好。”也有的生动活泼充满朝气，如这首《踏青田野》：“细雨催禾长，蜂蝶采花忙。阳光育苗壮，丰收尤可望。”

除此之外，刘老还擅长打门球、钓鱼、旅游、摄影。“一生辛勤简朴过，艰苦奋斗几十春。”正是这种平凡，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，才让他少了很多烦恼，平安喜乐。

他：爱好特别

电话卡已经收集2000多张



□记者 马冰璐 邵华 王恒 文/图

有人爱收集邮票，有人爱收集乐器，但八十岁的章强老人是电话卡收集爱好者。20多年时间里，他收集了近2000张电话卡，种类之多，内容之丰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20年前迷上了收集电话卡

章大爷今年80岁，家住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城南社区青年一村小区。1996年，已经退休的章大爷在朋友介绍下，来到合肥市长江中路与六安路交口，负责一间电话亭的看管收费工作。

“那个时候，人们的主要通信工具还是磁卡电话机，”章大爷介绍，“BP机和大哥大还很少见，算是比较高档的通讯工具。”那时候的电话机，需要插入磁卡才能使用。由于每一张电话卡都是有面值的，钱用完磁卡也就作废了。

闲来无事，章大爷注意到那些被废弃的磁卡也有别样的光彩。“画面丰富多彩，非常精美，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知识，”他说。此后，他就迷上了收集电话卡。越集越多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电话卡当“传家宝”留子孙

章大爷介绍，为了收集到有价值的卡片，他通过各种渠道，花钱购买，互相交换等等，直到如愿以偿。甚至不惜跋山涉水，到芜湖、武汉、上海等地，花钱购买喜爱的各种纪念卡。

如今，章大爷的收藏夹里“宝藏”十分丰富：1992年发行的合肥市磁卡电话开通纪念卡、香港回归纪念卡、梅兰芳诞辰100周年纪念卡、重庆直辖市成立纪念卡。不仅如此，章大爷还收集了几十张日本电话卡。如今，他的五大本收藏册满满当当，近2000张电话卡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像等待检阅的军队。

章大爷说，收藏是一项有益的活动，不仅可以修身养性，活跃思维，还可以增长知识，开阔视野。现在，章大爷还经常在周末去花冲公园古玩市场，和收藏爱好者相互交换，以卡会友。